六

辛未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 起辛未漢武帝元封元年盡己未漢宣帝元康四年

凡四十九年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親帥六馬乃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而釋兵

貶卜式爲太子太傅以兒寬爲御史大夫上以

式不習文章故貶秩而以寬代之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間漢兵入東越境縣王居股殺餘善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僊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五月至甘泉

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有若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阯

漢武帝

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爲神籍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日天子還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勳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先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都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

壬申

漢武帝

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春如東萊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還過祠泰山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初河決瓠子一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負薪卒塡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至長安正越祠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見鬼有効東甌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鷄卜作蓋廉桂觀通天莖臺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朝鮮襲殺遼東都尉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眞番以鮮爲置吏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滿亡命聚黨椎髻夷服東燕人衛居

普安切音吽

吉作蕭正本亦作誘

地段分註正本無

秦故空地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蒲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浿水刺殺送者歸報拜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之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旱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秋作明堂於汶上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廣濟甬公王帶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蓂蕭通水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及上如其圖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朝鮮

漢武帝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十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發卒誅之歲萬餘人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所過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以杜周爲廷尉周外寬內深次胥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雹大如馬頭遣將軍趙破

吉作田

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樓蘭王姑師攻劫漢使爲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浞野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荀彘執楊僕并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彘以罪徵棄市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破其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楊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多勁悍力戰數當敗亡卒皆恐將心慙常持和節朝鮮大

漢武帝

其子設禁

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又數與戰期戰僕欲就其約不會彘意僕前失軍今與朝鮮私善疑有反計未敢發上以兩將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爲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相尼谿參等使人殺右渠以降以其地爲四郡彘徵棄市僕贖爲庶人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沒入爲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以桎梏食夷及賈人往者見民無閉臧往往爲盜俗

稍益薄今於犯禁灋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二方蓋子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四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遂出蕭關春三月還祠后土○夏大旱○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爲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爲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爲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漢武帝

乙亥

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望祀虞舜于九疑射蛟獲之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受計○夏四月赦○還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絀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灋何與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初置刺史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州及朔方交阯凡十三部詔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丙子

故馬或犇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六年春作首山宮○遣郭昌將兵擊昆明漢欲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赦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秋大旱蝗○以宗室女爲公主嫁烏孫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許之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爲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

漢武帝

丁丑

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胡認報從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爲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迎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觝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烏師廬立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

夏正

九善

且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柏梁臺災○十二月禪高里望祀蓬萊○春還作建章宮以柏梁災故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州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朝兒寬議以爲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

求遠子康

漢武帝

因事類而見例

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築受降城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冀使怒椎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於是上大怒諸嘗使者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可盡虜矣上以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爲號司馬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

此段正本無

用帝人例書

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東蝗起飛至燉煌○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溫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辨爲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惡吏皆爲用然爲人諂埶家有姦如山弗犯無勃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行論無出者至是坐爲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爲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爲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日

漢武帝

己卯

我從是殆矣

夏籍吏民馬補車騎○秋蝗○李廣利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貳師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貳師引兵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入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于匈奴

三年春帝東巡海上○匈奴兒單于死季父

呴犁湖單于立○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盡破壞之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盡破壞之

雎陽侯張昌有罪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差第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漏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見侯纔四人罔亦少衰焉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漢既亡浞野之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上以為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乃案言伐宛尤便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佗以萬數齎糧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糒給貳師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於是貳師行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王持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立宛

貴人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郁城郁城王走追斬之

庚辰

四年春封李廣利爲海西侯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因爲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等侯者二人爲九卿者三人二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匈通軍正任文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計遣歸國

後徙匈奴入內地始於此

漢武帝

辛巳

事爲詔其寫兵武之罪

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校尉護以給使外國者秋起明光宮○

冬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文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爲

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召武受辭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持抱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劾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

漢武帝

雨白氂

○夏大旱○赦○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

漢武帝

元鼎初見

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千餘級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道塞得無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王十萬矢皆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斂鞮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寡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嫚蘇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

司馬遷爲李陵辯冤

已有亂刑

漢武帝

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乎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且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上以瀍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吏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亡云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

帥

奈何於是作沈命瀍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土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鋌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瀍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三月帝東巡還祠

音角

山尔切

字亮切

按要有修封禪祀明堂六字正本在四年

甲申

常山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時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驗天子益怠厭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

夏大旱赦

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發天下七科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漢軍戰不利引歸時上遣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夏四月立子

漢武帝

髆爲昌邑王○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乙酉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桀于茂陵○夏赦○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單于立且鞮單于有二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單于死左賢王未至貴人立左大將左賢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

丙戌

二年秋旱○穿白渠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亡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丁亥

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皇子

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司馬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于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初充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千萬上以充為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

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庚寅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脩封禪夏五月還宮赦○冬十月晦日食

己丑

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一月大搜長安十日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命收

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庚寅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賀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灋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以劉屈氂爲左

力之切

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

漢武帝

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亟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灋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家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世不亦可乎上每行幸還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

蜀正其罪己

疏其情

不相稱

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愧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惑亂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

漢武帝

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爲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彊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床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侯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

以上皆太子之情

以下太子失也

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国王父子不足耶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特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士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囚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官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令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任安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毆四市人欲萬

漢武帝

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西仁皆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灋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盡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衛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

三老正吾父子之間三老之於漢何足之情志也

漢武帝

蘇許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司馬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胡氏曰武帝爲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實厚邪臣賤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爲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眞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多欲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蜂

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国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

地震

三年春正月匈奴寇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之○夏赦○發西域兵擊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六月丞相屈氂棄市

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

辛卯

漢武帝

屈氂一死已晚而相府坐視光炎掘宮室而坐無一言及人子弁兵又無言乃而之戰而遽殺之則將焉用夜相哉

貳師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氂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水上逢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還至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壍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

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蔡而心德亡及妻子而悔心始生不亦晚乎

悔發於眞心故痛快狂悖二字自知甚明

壬辰

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湧留十餘日乃還雍縣無雲如靁者三隕石二黑如黶○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

漢武帝

煙火刃

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還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曰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眞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渠田五千頃以上

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若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備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

漢武帝

田一晦三則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司馬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道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晦日食

後元元年春祠泰畤○赦○夏六月侍僕射馬何羅反伏誅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

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殺鉤弋夫人趙氏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儀度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

漢武帝

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脩著爲漢灋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啓之耳

甲午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

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二月

上幸五柞宮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盡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爲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弄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爲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入殯未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濃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爲之垂涕歎息久之日濃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灋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賀萬長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此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

朔既而善之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興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

漢武帝

乙未

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三月葬茂陵○夏赦○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追尊鉤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遣左將軍桀行北邊

孝昭皇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反募吏民發犍命擊破之○秋七月赦○大雨至于十日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還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以雋不疑爲京兆尹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号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九月車騎將軍秺侯金日磾卒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謚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駙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平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乃止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氷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以劉

辟彊劉長樂爲光祿大夫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匈奴狐鹿孤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矯單于令更立其子爲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於是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冬十月遣使祠鳳皇于東海○十一月朔日食

四年春三月立倢伃上官氏爲皇后赦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爲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宗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互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

己亥

漢昭帝

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爲然秋令民勿出召安女入爲倢伃遂立爲后

馬詔曰比歲不登流庸未還往時令民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減之西南夷復反遣兵擊之○以上官安爲車騎將軍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立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衛非常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宜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遠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程子曰雋不疑論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氏曰蒯聵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聵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聵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聵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

當以此下今叱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者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罷儋耳真番郡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

歸終迷後節

漢昭帝

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及陵降單于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灋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

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沫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在一大牢謁武帝置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夏旱○秋七月罷榷酤官罷榷酤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修孝惠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武都氐人反遣兵擊之○夏赦○秋七月晦日食既○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

又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言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晝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云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昭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尹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冬以韓延壽爲諫大

帝之明既以燭姦光又能危知此不足以拒此力求不無識也

漢昭帝

夫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以張安世爲右將軍杜延年爲太僕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慶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蒲歲以狀聞或抵其罪優安世[illegible]

[illegible]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甌脫

自是匈奴恐漢以甌脫王爲道擊之即西遂去不敢南逐水草遣騎屯受降城以備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二年夏赦

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太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少府徐仁自殺要斬廷尉王平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灋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爲

吳非匿反者乃匿爲蹇者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婿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公曰吏縱罪人有常灋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灋深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灋亡下之獄仁自殺平要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漢昭帝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敝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

烏桓鮮卑本東胡遷匈奴

光帝引烏桓入塞非策也

四年春正月帝冠○丞相千秋卒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二月以王訢爲丞相○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王校作治六日成赦○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三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

漢昭帝

間政鄯善

乙巳

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官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送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吏士田伊循以填撫之封介子爲義陽侯司馬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五年夏大旱○發惡少年吏士者屯遼東○

丙午

冬大雷○丞相訢卒

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夏赦○烏桓復犯塞遣范明友將兵擊之○冬十一月以樓敞爲丞相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什三○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羣臣

漢昭帝

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即口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邸賀昌邑哀王髆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

書光不學無術變非其能立天下之主不審如此大不如先動之立代王也

王吉龔遂諫昌邑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六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辭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說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身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新君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遂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

漢昭帝

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說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皆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驂奉乘輿車王使涕叅乘至廣明東

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已詣到哭如儀

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葬平陵○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長邑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學無術之

漢昭帝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

漢昭帝

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誣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阿

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於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

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爲王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巳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巳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自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

吉孫護皇孫

曾孫依許氏

房福切

漢昭帝

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矣通經術有茨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元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赦○丞相敞卒以蔡義為丞相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昭帝召見說詩[illegible]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illegible]議者謂光宜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

昭帝

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胡氏曰宣帝惻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肇於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歟太皇太后歸長樂宮初置屯衛

中宗孝宣皇帝

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徙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列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夏

四月地震○鳳皇集膠東○赦勿收田租賦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召黃霸爲廷尉正霍光欲誅

漢宣帝

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

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

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

漢宣帝

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兵五萬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之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廣明奴等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庚戌

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當入宮侍

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胡氏曰顯弑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弑矣欲免於禍得乎哉史稱況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南園○夏五月田廣明有罪下吏自殺封常惠爲長羅侯匈奴聞漢兵大出幷遠遁五月軍罷田順不至期詐增鹵獲廣明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王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驍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封惠爲長羅侯於是匈奴遂衰耗單于日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饑死人民什三畜產什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大旱○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以趙廣漢爲京兆尹初廣漢爲潁川太守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爲詣簿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吏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

不得發由是入爲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赦初許后越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胡氏

漢宣帝

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爲妻道下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弑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宜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修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勵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黃霸爲楊州刺史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儻前事復爲長信少府

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五月鳳皇集北海

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以于定國爲廷尉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

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爲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

分國邑封兄孫山爲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胡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啓之與

夏四月以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塡藩國毋空大位以蹇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鳳皇集魯○大赦○以霍山爲奉車都

漢宣帝

冠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王曰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數奏事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者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勤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乂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虛閭權渠單于立時漢以匈奴不能爲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喜謀欲和親

中寅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詔曰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夏四月立子奭爲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呵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五月丞相賢致仕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以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家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大雨雹以蕭望之爲謁者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

漢宣帝

蒲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白處奏皆可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

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民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僭擬淫放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親政魏相給事中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吏民奏封事

漢宣帝

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未央衛尉范明友中郎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郎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灋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灋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灋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居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議者咸寃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末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獄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耀制度

漢宣帝

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尉平秩後請讞時上嘗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無季秋後請讞時上嘗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尉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尉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

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車師王與匈奴遮漢道侍郎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發諸國兵與所將田士合萬餘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奔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爲王收其餘民東徙而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乙卯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媼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殺人雹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詔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惡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

漢宣帝

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灋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寡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宁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議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罔有明言曰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

徐福言

漢宣帝

臣之分下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宗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自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初霍氏奢侈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罪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

漢宣帝

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司馬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出且徒霍氏之自禍哉亦若宣醞釀以成之也大以顯禹雲山之罪雖雖減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瘦死者以課殿最○以朱邑爲大司農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在朝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敦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用人之得

遂勃海之政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灋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三月赦以鳳皇集甘露降也夏五月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有司復言

漢宣帝

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不杖朞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朞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

之失而存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爲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爲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爲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尒非謂既爲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

殺京兆尹趙廣漢

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逢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縈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云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貶少府宋疇爲泗水太傅

疇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故貶

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

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延徵望之入守少府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

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爲扶風選用廉平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課常爲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爲光祿大夫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漢宣帝

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爲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灋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二月立倢伃王氏爲皇后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

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
濫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
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
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
使客越職踰濫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
白日豈不殆哉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
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帝更名詢 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屯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

漢宣帝

相諫用兵

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

相言兵

相相業

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以蕭望之爲左馮翊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

漢宣帝

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効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爲海昏侯

封丙吉等爲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丙吉爲人澤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廷官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爲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微指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狀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曾舜皆爲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疾病上憂其

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瘉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閤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六月立子欽爲淮陽王○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設祖道供張東都門

漢宣帝

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胡氏曰以官成名立爲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以

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矚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黃霸爲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爲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灋貶秩詔復歸潁川爲太守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右扶風尹翁歸卒

翁歸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

凡百三十六人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

謚曰敬

以韋玄成爲河南太守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

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跡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恐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西羌反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徧造比聞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漢宣帝

音悍　姓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　凡四十九年

ETH